

灯下书

履痕

惠水涓涓说张岱

| 阿福 文 |

张岱以晚明小品文著称于世,我读古文有点吃力,除了用力啃过《庄子》,别的都是囫囵吞枣,食古不化,而且都是写东西时要用到了才去一字一句地查字典读它,所以知道自己以前读过张岱的古诗古文,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读了哪一首诗哪一篇文章。也知道史景迁是美国学者,他的本名叫乔纳森·斯宾塞,后因悉心研究中国明清历史,景仰中国的司马迁,就起了这样一个中文笔名,但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给晚明的绍兴文人张岱写一本书,还写得那么详尽。

张岱生前最景仰的也是司马迁。他凭一己之力给明代写史,私修二百二十卷的《石匱书》及六十三卷的《石匱书后编》,合计三百万字。他在序言中说,苏东坡有写史的能力但死也不肯写,而王世贞没这个能力却硬要写,他自谦“余之作史,尚不能万一弇州(即王世贞)”,只因看到“国史失诬,家史失谏,野史失臆”,整个明朝已失去真相,成为“一诬妄之世界”,故“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”。他说“幸余不入仕版,既鲜恩怨,不顾世情,复无忌讳,事必求真,语必务确,五易其稿,九正其讹”,历时四十年而历经艰辛;明末战乱期间,“国破家亡,无所归止,披发入山,骇骇为野人”,且“瓶粟屡罄,不能举火”,“每欲引决,因《石匱书》未成,尚视息人世”。最终是写史的坚定意志,让他多次放弃因生活困顿而起的自裁弃世念头。

张岱在78岁再次为《陶庵梦忆》作序时自称:“陶庵老人著作等身,其自信者,尤在《石匱》一书。”言外之意是,此书编载的只是“方言巷咏,嬉笑琐屑之事”,雕虫小技而已。可恰恰就是这本书,成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张名片。教育部审定的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,就取了此书中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如今连中学生都知道他格调清雅,小品文写得真好。

张岱的小品文广为人知,是他辞世以后隔了二百年的事。直至清代光绪三年的1877年,才有贵州刻版面世(一说《陶庵梦忆》初版于乾隆四十年的1775年,距成书的明代崇祯十七年,时隔一百三十一年),才为民国文人鲁迅、周作人兄弟撰文称道,而他最得意的鸿篇巨制《石匱书》,至今仍是清代民间抄本模样,尚无学者点校。

清雅只是张岱小品文中并不显眼的一点,只因文人喜欢这种格调,才提它出来当标签,贴到张岱身上。想想也是,谁若把张岱写他本人“担粪”“舂米”的诗拿来细讲一番,不免失去文雅品格。我是更喜欢张岱的纪实风格,他的写人写事,像新闻报道一样准确,而且细节生

动不失其真,文辞隽永不失其美。他不但给明朝写史,还给家人写传;他恨的是“家史失谏”,不为尊者讳,不为死者讳,把人的真实面写出来,而非一味兰花蒲草。

这里要提一句的是,张岱写到我们无锡的惠泉时说:“惠水涓涓,繇井之涧,繇涧之溪,繇溪之池,之厨,之漚,以涤,以濯,以灌园,以沐浴,以净溺器,无不惠山泉者。”我们一向认为,惠泉水是用来沏茶的,有陆羽、苏轼诗文给我们洗过脑,张岱却说它是由井而涧而溪而池,到厨房里去,到浴室里去,拿它洗衣物,拿它泡脚丫,甚至刷马桶,其写实风格,于此可见一斑。

张岱终身是一个未入流的生员,他对当年科举的抨击是言辞刻薄的。他说考上举人进士的,“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,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”;又说因科举当了官的,“心不得不细,气不得不卑,眼界不得不小,意味不得不酸”。如此直率尖刻之言,明清两朝唯有张岱有底气说得出来。拿张岱的犀利、志趣、坚韧和刚毅来比,他偶一为之的清雅辞句,实微不足道。

如今有人认为张岱是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作者,认为明清两朝,唯有张岱所处的国破家亡时代,其曾祖父高中状元的簪缨世家,他本人由富贵奢侈而穷困潦倒的人生经历,他的数百万字的诗文,均与《红楼梦》里面的种种细节最为契合,而《红楼梦》就写的是明朝的灭亡。在我看来,这种联想并不过分,或由张岱看《红楼梦》,或由《红楼梦》看张岱,都是很好的入口,至于张岱是不是这部古代名著的作者,倒是次要问题。

史景迁研究明清历史的时候,曾思考张岱思考过的一个重要问题,即明朝灭亡的原因。他在序言中说:“直到接触了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,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,(它)能帮助我去思考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。张岱的渊博知识与文化涵养实非我所能及,然而试图理解他却却是愉快的,即便并不轻松。”

我是1972年读初二的,那个年头语文课本里没有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,不然我现在看古文会轻松些。2016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卷考张岱的《琅嬛福地记》,我按题目要求答卷,只拿到一分两分。“琅嬛”是古代传说里面天帝藏书的地方,张岱说它在一个像“芝麻开门”的山洞里,并说世上所有失传的或从未给人看到的书,都给藏在那一间石室里,一个叫张华的人,曾有幸一睹奇观。张岱深知出书艰难,声称已将“所著《石匱书》,埋之琅嬛山中”,以俟另一个张华人洞时能够看到。其生前之悲凉心境,于此可见一斑。

火焰花

去附近湿地公园散步,总会踩到一朵朵坠落的火焰花。枯萎掉落的花朵,仍保留着火焰的色和形。

二月,北国的隆冬;而琼岛,正是火焰花盛开的时节。

南方是花树的王国。常见的高大花树有三种:木棉、凤凰、火焰。它们的共同点是,树干高耸、挺拔,花朵大而鲜红,在南方炽烈的阳光下,这些花朵储存了太多的热力而火焰四射!

以花的格调论,木棉无疑为首。木棉是粤琼一带的名花。记得广州的市花是木棉花,被誉为英雄花。海南昌江的木棉更是当地的一张名片,盛开时整个城乡都被木棉花映红,为当地特有的一景。我曾专程在木棉开花季节乘环岛高铁赶到昌江去赏木棉,在木棉花的树林下,在花光的映照下,流连忘返,甚为陶醉。

木棉有个特点,开花时节,光滑的枝干上不见一片绿叶,似乎是有意为了让绯红的花朵尽情展露风采。木棉的花形、花色、花态,雍容华贵,独领风骚,堪称热带花卉中的贵妇人。

次之是凤凰。琼岛的凤凰树以三亚最负盛名,三亚不少地名、路名、镇名都冠以凤凰之名,外地人下飞机,抬头一看,凤凰机场,出机场不远就是凤凰镇,穿过凤凰镇,就是三亚的主干道凤凰路了。

凤凰树的绿叶呈特有的羽状,疏朗有致,颇为秀气。有了这秀气的树叶,凤凰树不开花时亦亭亭玉立,惹人喜爱。开花时烂漫如炽,花色比木棉更艳、更红。

而在这个热情的岛上,花树中最常见、开花期最长的当属火焰树了。火焰树生长繁殖快,一般树高都在三五丈,望之冠幅阔大,气势雄伟,可称花树中的伟丈夫。无论树、叶、花朵,都显得奔放而粗犷。站在树下近观火焰树,往往见不到花,只见浓荫一片,因其花朵都长在树冠高处,待移步远眺,才能一睹芳容,如红霞一般,其壮观,可谓如火如荼。

拣起坠落的火焰花,可看到鲜红的花瓣边缘,镶着金色的细花纹,绚丽、典雅,在奔放热烈中平添几分清秀。可惜人们仰视火焰花时看不见这金色的

琼岛两题

| 张振楣 文 |

纹饰,只有空中的飞鸟和云朵,才能看到火焰花美的真容吧。

每次经过高大茂密的火焰林,跨过、踩过那些始而热情洋溢、而后凋零残落的花朵,却从没有聆听过火焰花飘落的声音。

美榔姐妹塔

姐妹塔又名双塔,在海南澄迈县美榔村,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。双塔地处偏僻,交通不畅,虽慕名已久,却无缘一游。

去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宜,终于从三亚出发,作双塔游,了却了多年的宿愿。

如何去美榔双塔,交通上颇费心思。去前初步方案是,乘动车至澄迈县老城镇站,再随机选择交通工具前往。网上介绍,前几年去双塔的人下公路后要乘当地农村三轮嘟嘟车,再换乘两轮摩托才能进村,辛苦不说,找不到车怎么办?如今交通有否改善,有否出租车?都是未知,只能碰运气了。

好在有了动车,至少方便了不少。动车行驶一个多小时,老城镇站到了。出站一看,停着的正是盼望中的出租车,有点意外的惊喜,经了解可直达美榔,不必中途换乘,想不到视为畏途的交通难题顺利解决,大家都兴奋不已。

车子沿通畅的国道前行,在最后17公里处拐入农村车道,路面尚未修好,黄泥路基,崎岖不平,可勉强通行。司机谨慎慢行,不时停车观察地形,据司机说前方还有几处修桥,能否通行还很难说。

不多久,对面有琼A打头的小车过来,说明修桥处可以通过,大家才松了口气。

一小时后,前方出现棕色的景点指示牌,“美榔姐妹塔”五个大字,赫然在

目。车子终于开进美榔村,停了下来。这是山崖绿海中一方难得的平畴,高高耸立着两座千年石塔。石塔呈斑驳的灰黑色,岁月的沧桑扑面而来。其造型和石雕,似有柬埔寨吴哥窟的神韵。

姐妹双塔相距约20米,风格相近,塔形有异;姐塔呈六角形,现存六层;妹塔呈四方形,七层。两塔分别有拱形石桥与地面相连。环视双塔,那由石雕、石柱、石级垒起的塔身,浑厚中不失窈窕,古朴中透出秀美。双塔相邻而立,似作遥望顾盼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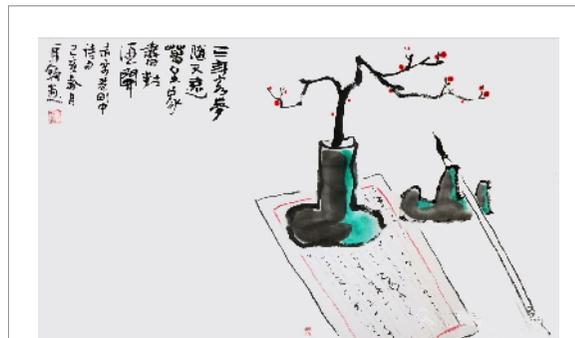
清风吹过,有清脆的风铃声从塔肩传来,叮当作响,时起时伏;是在诉说时代的更迭和岁月的风霜,还是在应答今人的注目和问候?风铃声中,静默的双塔似乎有了灵动的生命。

姐妹双塔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典故和传说故事,仅有的记载是,双塔由当年一位陈姓乡绅,为皈依佛教的两个女儿而建,同时出资重修了双塔所在地的辑瑞庵。尼庵早已湮没,留下两座不惧风雨的石塔依然无恙。

古塔旁,两棵参天的古榕树,浓荫覆盖,遮天蔽日,虔诚地陪伴着姐妹双塔。四周,椰林相伴,绿草环绕。幽静的环境,沉默的古塔,让人不禁生出思古之幽情。

置身琼岛腹地的双塔是寂寞的。在我们逗留的一个多小时里,仅见到一辆北京车牌的小车。即使日后道路通畅了,又会有多少岛内外的游客专程来此一游?又有谁会同我们一样,为了一睹美榔双塔,关注和等候了十年之久?

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。风铃声中,我们的车子缓缓驶离双塔。回眸眺望,衬在云天之上的美榔古塔,那么古朴、厚重、端庄……



客梦

插画 / 马叙